

群居不倚,独立不惧

□ 马未都

很多人是不愿意信命数的,以为会一眼望到尽头。其实,命数这件事,更多的是从尽头看往来的处。

人生的缺憾,我也有。有人说我特幸福,年轻时买的东西,现在值那么多钱。买到的东西值多少钱,其实跟我没多大关系;倒是那些没买到的,跟我有直接关系。

20世纪80年代末期,我去上海。上海当时有一种商店叫“友谊商店”,主要赚外国人的钱,但是中国人也能买。我在那儿看到一个碗,很漂亮。当时,商店也认为这个碗是民国时期的仿制品,所以可以卖。碗底贴着一张口取纸,写着编号“55-1964”,大概是1964年进的库。标价多少呢?人民币外汇3万元。那时候提倡争当“万元户”,1万元都少见,何况3万元,还是人民币外汇。

虽然我拿不出3万块钱,但架不住喜欢啊。每回到上海,就先奔友谊商店那个柜台,把这碗要出来,翻来覆去地看,看完再还给店员。魂牵梦绕了半年,终于,这碗被别人买走了。那是1988年,我又去上

海友谊商店,一看那碗没了,心就凉了,感觉像是漂亮的“校花”被“校草”牵走了。

第二年,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,这个碗——乾隆时期的珐琅彩黄地开光胭脂红山水纹碗——拍了792万元,是被一个日本人买走的。从3万元到792万元,短短半年时间。看到这个消息,我何止心凉,连脚心都凉了。早知道是这个结局,当初借钱也得把它买下来啊。

又隔了9年,到了1997年,这个碗重新上拍。那时候日本经济下滑,那个日本人也许是想把碗拿出来变现。拍了多少钱呢?2147万元。几乎是他买价的3倍。

今天如果再把这个碗拿出来拍卖,最低估价一个亿。一个亿啊,曾经就摆在我的面前,让我捧了无数遍,那么多次机会我都没有把握住。但错过就没了,剩下的就是一个故事。

人生啊,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让你满意,你想每一步都踩中点儿是不可能的。

我当年到香港,看见一个金器,喜欢得不行。这个金器,是古人系在马脸上的

装饰,叫“当卢”。打个比方,相当于今天那些豪车前面的车标。纯金打造,上面镂刻着花纹和神兽图案。要把这么大一块纯金扣在人脸上,挺狂的;但扣在马脸上,是周、秦、汉、唐时代的重要标志。

看到这个“当卢”是在香港的荷李活道。我说:“这个东西我太喜欢了。”卖家却说:“你喜欢不成了。”我说:“为什么?”他说:“我卖了。”“卖了你给我看什么呀?这不拿我开涮吗?”

我问:“那人给钱了吗?”他说:“交了定金。”这就没辙了。

隔了两年,我去荷李活道,遇到那个卖家,又说起那只“当卢”。他说:“你买吗?当初那个人交了定金就再也沒来。”我的机会来了。我说:“我能给你钱,但不能给当初他答应给的那个价。”他说:“凭什么便宜给你?”我说:“你去过菜市场吗?上午的菜就贵,放到下午就便宜,塌秧儿了嘛。”

于是,我把价格拦腰砍了一半,答应当时就给钱。那人想了想,仰天长叹道:

“可以……”这个纯金“当卢”现在收藏于观复博物馆。

人生就是这样,很多东西不一定是你争来的,是有命数的。如果我当年死追,也没准儿能追来,但要花的代价太大。要相信缘分。我过去常借用古人的一句话:“过我眼,即我有。”我看到了,就拥有了。知识、机遇,都是无形的财富。古人总结:“人生不如意事,十之八九。”一提这话,我儿子就说:“可我现在如意的事连一二也没有。”我说:“那是你不够成熟。生活中应该有很多能让你满足的地方,你浑然不觉。你总是盯住不可能满足你的那些东西,怅然若失。”

我们一定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。古人说:“群居不倚,独立不惧。”前半句的意思是,哪怕一屋子人,我也不倚靠谁,我自己能够生存,自己能够面对这个世界;后半句的意思是,屋子里就我一个人的时候,我也不害怕。这话是谁说的呢?苏轼。文豪就是文豪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点滴

脚印

□ 胡向明

商人运载货物经过一片松软的土地,车轮下陷,怎么拉也拉不出来。商人找来几个农夫,答应付给他们每人一些钱,请他们帮忙把货车拖上大路。

农夫们给货车前端套上绳子,每人各拽一根绳头,站成一排,向前拉车。众人拉了半天,货车始终没有驶离原地。

商人决定换一种方法,对他们说道:“依我看,应按你们出力的大小支付酬劳。”

众农夫都觉得这个办法好,就请商人在一旁监督。他们中有两个爱耍滑头的,用余光瞧着商人,故意把面部表情做得很夸张,以表示自己使出了最大的力气。真正卖力的农夫,头都埋在胸前,两腿蹬直,向前拉车……

货车终于驶出了这片松软的土地,停在大道上。农夫们前来讨要工钱,商人依照观测的结果,支付酬金给他们。得到钱的农夫都比较满意,唯有这两个耍滑头的只分到很少的一点钱。

他们质问商人:

“难道我的号子喊得不够响亮吗?”一个说。

“难道是我的表情不够扭曲?”另一个说。

“这些都表明我们使出了最大的力气。”两人一起说。

商人说道:“我没有注意你们的表情,也没有听你们的号子,我只注意你们留下的脚印。”

众人朝商人手指的方向望去,凡是要耍滑头的人的脚印都非常浅,就像正常走过一样;而那些真正卖力的农夫,脚印都深深地印在了土地上。

——摘自《真话与谎言》

门槛的界限

□ 陆其国

人生

丰子恺17岁时,曾经作为预科生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。在那里,他第一次见到了李叔同老师,即后来的弘一法师,李先生时任他们的音乐老师。

丰子恺后来回忆道,当年他和同学们上李叔同先生的音乐课,“有一种特殊的感觉:严肃,新鲜”。最初上音乐课时,预备铃声响起,以为先生总要迟到的同学们闹嚷着推门进入教室后,不由吃了一惊:只见身材高而瘦削的李叔同先生,身穿一袭整洁的黑布马褂,早已端坐在讲台上,讲桌上齐整地放着点名册、讲义,以及授课笔记和几支粉笔。而摆放在讲台一侧的教学用钢琴,布罩已取下,琴盖已打开,琴谱已摆好。还让同学们感到诧异的是,李叔同先生在身后两块可上下交替升降的黑板上,已把本节课所要讲授的要点及学生应掌握的内容,清清楚楚写好了板书。丰子恺说,“他们的唱声、喊声、笑声、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。接着是低着头,红着脸,去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”

后来上音乐课,上课铃响时,学生们早已端坐在各自座位上。“他(李叔同)站起身来,深深地一鞠躬,课就

开始了。”

一道门槛,为何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?原因无他,就是因为以门槛为界限,进入教室的学生一眼发现李先生端坐在讲台上。本来老师上课时端坐在讲台上再正常不过,而李叔同端坐在讲台上,会给人以“温而厉”的印象,想来不外是跨进教室这道门的李叔同,知道什么叫为人师表。你看,不等上课预备铃响,他先已做好预备工作,不仅取下钢琴布罩,打开琴盖,放好琴谱,连板书也提前写好。而他端坐时既透着威严,又充满爱的表情,更让人解读到他上课前的情绪酝酿,这就像一个出色的舞台剧演员,往往会在演出前早早来到后台,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,开始酝酿情绪,以便一会儿上场后,更好地进入角色。这样的演员,也早已在心里“以门槛为界限”,知道自己跨入舞台这道门后的职责所在。而有无这样的“界限”意识,正是考量一个演员或教师出色与否的重要因素。显然,在丰子恺看来,正因为身为老师的李叔同先生有“以门槛为界限”的执念和自觉,也因此使学生们蓦地警觉到身为学生的应有作为。

——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人缘

□ 林燕妮

文苑

人缘好并不需要多好的口才,也不需要乖巧,亦不需要总是满脸笑容,那些都是表面的讨好功夫而已,日子久了便不灵了。有些同事和朋友,话既不多,又不会见风使舵,笑容亦没有大赠送,人缘却特别好。无他,日久见人心,大家都能领会到他们的诚恳。

有些人,良心是好的,却太过以自我为中心。开口闭口说的都是他个人的问题,他不开心,便要全人类都地惨天愁,食不下咽;他开心时,便要全人类都聆听他开心的前因后果,陪他一起开心。这种人,是肯帮助朋友的,不过单是应酬他的喜怒哀乐,已十分浪费时间,所以这种人的缘不算顶好,也不奇怪。

亦有一些人,就是贪心,爱占小便宜,有免费饭便跟着去吃,不用邀请;看上了人家的小玩意儿便暗示想要,其实他要了也未必有用。朋友给了他亦未必有损失,只不过心里不舒服罢了。正如有位朋友说:“一切都像奉了旨似的便没意思了。”朋友之间车马轻裘与共,本是件温馨的事,但那要对方自动表示非与你分享不可才行。你若暗示,便大大失了共享的味道,贪便宜的人自然人缘不佳。

从表面来说,乖巧的人人缘好,不过从长远来看,没有什么胜得过良心好、诚恳、不自私、不贪便宜和不以自我为中心。现代社会的人是机灵的,表面上公关公关,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数,知道谁才是长久的真朋友。有些人表面冷漠,常被人误会是骄傲,其实他们是择友认真了一点,对友谊理想化了一点,除非不相交,相交必相知,有点执着,又有点害羞而已,心倒是一样热的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